

|| 读城

沧州：“鏢不喊沧”

单霁翔

大运河从山东德州继续北上，就到了河北沧州。运河在沧州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县、新华区、运河区、青县八个县区，出青县李义屯村进天津界。

现在一说起沧州，人们就会想起武师、鏢师这样的字眼儿，另外，吴桥的杂技也十分有名，是世界级的。而不管是鏢师还是杂技，都是大运河赋予沧州的。依河而居的沧州人，为何会对武术和杂技如此青睐呢？

如果不特别提出，很多人或许意识不到沧州的大运河河道是全部运河城市中最长的。从高空可以特别明显地观察到这个特征——沧州的运河处处都是弯，这些弯正是古人在开凿南运河时为解决河水落差而设置的。如果落差太大、水流太急，航运就会增加风险，为了降低



▲冬奥·雪上竞技（水印纸版） 贾跃进 作

|| 行走

外婆河

亦 谦

骑行大运河堤，入冬的河水依然律动着，像流动的岁月，如流动着的大地。

故乡也有一条河，捷地减河。小时候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由，长大了才知道是因为源头在沧县捷地镇，故此得名。更重要的是这么一条平凡的小河竟与蜚声中外的京杭大运河密切相关。如果捷地减河是我的母亲河，那么京杭大运河就是我的外婆河。

每每看到或者想到大运河，外婆似乎就站在了我眼前。外婆的娘家在黄骅地界，土地盐碱化严重，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人均耕地远比我的故乡要多，土质不好，单产差，当地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外婆就远比我见过的许多老人更能负重受苦。

大运河在捷地转了一个身，河堤上的柳树看起来更有年代感，有的主干已经烂掉了，又从旁边生出新的枝条，随了清风摇动着，彰显着老而不屈的生命力。

堤下水边，芦苇顶着灰白的头发来回晃动。它们随年更代都是这个姿势，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就是这个姿势，见证了大运河千百年的变迁，隋帝的龙船，燕王的兵舰，还有那个风流的乾隆，都曾在它们的注视下傲然南下。而那些才子诗人、贬官谪宦在运河里一路风波时，看着这些人生一样的芦苇们，不知道作何感慨。

外婆芦苇一样的一生就像运河里负重而行的货船，就像河岸上赤足裸背、喊着号子拉船的纤夫。

外婆生下了三男二女，外公年轻时在外面颠沛流离，把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种地的担子都交给了缠着小脚的外婆。有一次，日本鬼子到她们村扫荡，我裹着小脚的外婆，背上背着最小的我母亲，怀里抱着我小舅，哄着大姨、大舅和二舅往庄稼地里跑，跑了一段时间才发觉后背上的母亲不见了。她把几个稍大的孩子安抚在地里，一边哭一边回头找，一旦碰

风险，办法之一就是利用船闸。但如果船闸太多，会造成工程成本增高，维护难度加大，于是古人同时采用造弯道的办法。俗话说“三弯抵一闸”，弯道使得水流速度减缓，降低了往来行船在此复杂地段中的风险，也使得航线因此而被人延长，所以这一带的大小码头和存放货物的仓库格外多。码头多、仓库多，就需要有人守卫，沧州人本来就尚武，鏢行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

沧州自古就有尚武的民风，在明清两代也格外繁荣，民间传播着八极、劈挂、燕青、六合、螳螂等50多个拳种。民国年间，曾有52位沧州拳师在原南京中央国术馆任教。因为沧州武师武艺高强，在全国同业中稳居前列，所以赢得了“鏢不喊沧”的名声。

古代鏢局萌芽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民国期间衰落。如果从物流角度看的话，清代鏢局的组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有自己的行业规则。比如，鏢局雇请武术高手为鏢师，于鏢车或驮轿上插上一小旗，上书自己姓名，在押送银两时除了亮出鏢旗外，还亮出委托走鏢的官府如府、道、署等衙门的旗帜。同时趟子手们还要在途中喊号子，或喊出本鏢局名号以示郑重和威风。喊鏢号是一种带有震慑性质的行为，原也是鏢局常用的壮大声势的手段，但如果

如果有辈分、威信都更高的同行在的话，一般就要收敛一些。沧州大概是因名鏢师太多，所以各地的大小鏢局为表示对沧州武乡的尊重，在走鏢过沧州时不再亮鏢，既不扯旗也不呼喊，悄悄经



▲王希鲁的向日葵 王少华 摄

|| 温故

静海御河

李雨生

我有一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照片上是一个系着红领巾的男孩，站在高高的河堤上。男孩脚下是茵茵青草，身后是婆娑杨柳，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男孩显得格外灿烂。

和大好春光、青青世界大相径庭的是，男孩旁边的静海大运河，也就是被静海人亲切地称为“御河”的南运河静海段，却早已干涸断流。淤泥堵塞了河道，荒草爬满了堤岸；原本鱼虾欢乐的世界，变成了鼠兔出没的天地；宽宽的河道变成了窄窄的沟渠，被静海人津津乐道的“御河甜水”不知在哪个月上柳梢的黄昏，或是在一个雄鸡高唱的黎明悄然遁去，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无限的遗憾。站在御河的大堤之上，任你联想丰富，也难寻千帆竞出、百舸争流的场面；也难见“江南北国脉相牵，隋代千年水潋涟，寄语飞南归北雁，大河头尾是家川”母亲河的身影。

那时我的家就住在静海县城，离御河很近很近。那时我对静海御河的印象，就是一条破破烂烂的河沟。我很少到御河边上去，除非在快过节的时候，到御河河滩的鞭炮市场，去给儿子买过年的鞭炮。

一年，我曾去过苏杭二州，看见过苏杭大运河的滔滔之水 and 往来的白帆，不由得想起静海的御河，心中顿觉惭愧之极。同是一脉相连的大运河，那段是泱泱的水世界，而这边却是干涸见底龟裂的河床，难道是静海人无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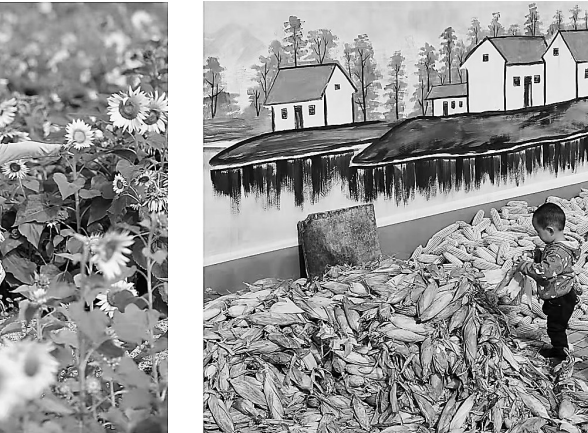
我的挚友，著名作家、诗人杨伯良先生曾写过一首著名《写给大运河》的诗歌，他在诗里心碎地写到：“你干枯了，沉默了，只有苍老龟裂的堤岸，依稀刻着龙舟号子的音符。鱼虾变为绿草，木船成了文物，石桥已是单身只影，水车已

过，否则会被视为挑战，自有当地高手上门应战。

鏢局、鏢师，都是建立在运河航运繁荣的基础上的，所以沧州的这一特点，也是大运河造就的。时至今日，沧州段的大运河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但尚武、讲义气的性格特点已经牢牢地镶嵌在沧州人的内心深处。

吴桥杂技是沧州的另一张名片，吴桥杂技在世界上得过许多奖，这个杂技的发展与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明清时期吴桥水灾频繁，土地瘠薄，天灾人祸不断，民众在不能靠土地养活自己的情况下，就只好浪迹江湖、卖艺为生。好在漕运带来了人流和商机，给吴桥艺人提供了展示的场所，吴桥逐渐发展成了世界闻名的杂技之乡。

沧州的运河遗存是非常丰富的，自隋唐以来，沧州段古运河的走向没有经过大的改动，河堤、河道大都保存完好。河道内能够发现大量唐宋以来的沉船、器物、城砖等。曾经依河而居的沧州人，依托大运河，缔造出具有特色的沧州城市文化。1989年沧州举办了第一届“沧州武术节”，1992年12月沧州市



▲七彩齐堰 王少华 摄

亲河变了吗？

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一条微博，说现在的静海御河，依然是垃圾遍地、污水流淌。尽管南水北调、引黄济津几次输水，但静海御河依然属于枯水的状态。我不信，我委托静海的亲戚拍了几张静海御河的照片。望着浅浅的河水上漂浮着的绿苔，望着时断时续的弯曲死水，我的心再次被揪紧了。我不禁要问，御河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翻身？

我们是否到了思考的时候。在发展的经济的同时，是否应该顾及到环境的保护？尽管御河的断流有着很多的客观理由，但我们主观上从没想过要焕发母亲河的美丽和魅力？我爱静海，也爱静海的御河，我爱她的历史，更爱她的今天和未来。每一次有关太湖治理、长江治理、淮河治理、黑龙江治理的消息，都令我振奋，也令我想到静海御河的治理。静海御河就如同静海的心，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心被污泥梗塞，被荒草淹没？谁不愿意自己的心明亮纯净、充满活力地跳动？

于是，我也写了一首《大运河》：在一个日沉月升的时刻你悄然而去，只把你的故事演绎成雨后的彩虹。不是我贪恋虚荣的琼花与龙舟画舫，是良知点燃我心中的灵性。每当月儿又挂上纤细的柳梢，就能听到船工的号子和纤夫的叹息。先人们或许在悲愤地发问，在历史和未来之间，人类又干了些什么？两千年的脚步怎会在今天搁浅？多少次的呼唤令我的心流血。

好在，令人振奋的消息已经传来。为进一步改善提升静海水体环境，静海区委已经开始启动御河全域规划编制工作。目前已经实施了御河36公里的清淤治理工程；并修建了堤顶公路45公里，栽植树木1.12万株，御河整体环境，特别是城区段河道环境已有明显改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有一条“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崭新御河出现在我们眼前。让一杯浊酒化一片希望的甘霖，去滋润那已干涸的心灵，伴着静海人追寻那未来的梦。

张春景《一弯秋月卧运河》出版

河原生态生活为写作背景，既有过往的回眸追忆，也有当下生活的呈现。

张春景，笔名南冰，南皮县人。先后在《文学报》《长城》《鸭绿江》《沧州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50多万字，散文《张之洞

的目光》获“书城杯”第三届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出版有《远行的目光》《镜未磨》《栽一片茶心》等6部散文集。其中《远行的目光》获河北省新世纪散文创新奖，《栽一片茶心》获首届吴伯箫文学奖散文集十佳。

|| 汉诗

童话运河（外二首）

宋 平

五百年前的真实
写进了童话
捷地闸氤氲在涟漪的波光里
是童话的孩子

凋零，枯黄，毫无生气
与南运河无关
寒冷并没有在新的高度完成俯瞰
干净的云，阳光灿烂
激湍澄澈的绿水金粼片片
垂钓者在历史的皱褶里
寻找，历史的烟岚

这是一条古老又年轻的河流
运河，减河，捷地闸
阳光下绽放出青春容颜
堤顶路，步行街，正在
把一个时代的创意贯通燃烧
沉默的景龙石迎着风
掏出内心的火焰

徒步运河郊野公园
水边蒹葭苍苍的芦花柔弱飘逸
诗律律动的洁白，轻轻低吟
乾隆帝二百多年前的诗篇
御碑苑里的松枝挂满了风铃
减河彼岸的桃花源
正在等待一场大雪复活

黄昏铺满大运河

夕阳，点燃漫天彩霞
大运河微波荡漾，向北
寻找汇入大海的出口
用相机将水停住
应该是个美丽的错误

河面，几只白色的水鸟飞过
掉落的鸟鸣，惊起
一朵朵涟漪，一圈圈漩涡
像运河一串串微笑

老翁钓起的鱼拼命挣扎着
我想，它不情愿在秋天
金色阳光下死去
百狮园，一百头狮子神态各异
海棠花轻轻摇曳
趁黑夜落下帷幕之前
互相道别，致意
一滴寒露，正在赶来的路上

雾里运河

在多雾的运河转弯处
与自己短暂的邂逅
迷蒙的河水氤氲着旧梦
我在无声的浪花里
寻找古城曾经的浪漫与温馨

我知道，身边
是无边无际的辽阔
浓雾，淹没了古城的喧嚣
缥缈中
吞噬了熟悉美丽的风景
天与地万千痴念
烟壑了时光深邃的倩影

冷风徐徐，初冬残雪
在幽蓝的水面泛着白色的光
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
漂浮在水面，耀眼的黄
跃起的鱼逆流而上
我看到了河水深处，另一种澎湃

季节的风帆，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阳光之下露出了河畔清影
遍体鳞伤的石头
没有折断水鸟的翅膀
有人在寻找一滴水的源头
沉默的水声，在心中
蜿蜒成岁月的河流

无数朵浪花，是运河人千年的心语
不歇的澄澈绿水
是灵魂深处无与伦比的纯洁
萧瑟的风呀，快吹动远古的桨声
那是，运河深处春潮涌动……

叠雪大运河

刘国莉

我看到一沓沓的雪
覆盖了大运河面
河水捧着沉默的石头
流向更远的黄昏

河上的桥支撑着老冷的命运
它压住艰难的呼吸
却无法丈量河流的尽头

干净的云朵
是披在它身上圣洁的光辉
脚下的芦苇一页页翻动天空的蓝在飞
还有数不清扑面而来的鸟
河的词根在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
用一种方言的语调
喊我